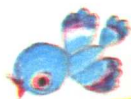


韩辉光幽默小说

校园喜剧



韩辉光幽默小说

校 园 喜 剧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校 园 喜 剧

韩辉光 著

*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毫米大32开本 11.5印张 1插页 180 000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60

ISBN7-5353-0960-7

I·136 定价：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老师念我的作文

——自序·····	(1)
校园插曲·····	(5)
龙溪第一漂·····	(19)
叶绿·····	(36)
校园喜剧·····	(47)
因祸得福·····	(56)
违法·····	(69)
晨曲·····	(79)
我的明儿·····	(88)
喝漓江水的孩子·····	(99)
十佳·····	(110)
两个气功大王·····	(119)
午餐·····	(125)
歌王·····	(135)
争光·····	(142)
大象·····	(153)
天才的父亲·····	(157)
公共汽车上的风波·····	(163)

她遇到危險.....	(168)
填表.....	(179)
晚餐.....	(183)
也是英雄.....	(188)
阿霞.....	(194)
酒窩.....	(200)
金斗.....	(203)
告訴你.....	(210)
一封特殊的慰問信.....	(218)
期待.....	(223)
巡海.....	(228)
留留.....	(238)
在長江邊.....	(243)
新來的班主任.....	(248)
想揚名的孩子.....	(253)
絕招.....	(257)
我是你的孩子.....	(265)
劉七旦和總統先生.....	(274)
未來的作家石五娃.....	(280)
父與子.....	(290)
張小的白網鞋.....	(294)
金項鏈.....	(298)
愉快的晚餐.....	(304)
跟著感覺走的人.....	(311)

愉快教育..... (320)

我们的改革..... (329)

母校行..... (338)

赶集女..... (347)

老师念我的作文 ——自序

我心里甜滋滋、痒酥酥，美得不行，听着老师给同学念我的作文。我一定认真写，让老师再念。由于认真，又写得不错，老师又念……作文的目的是让老师念。现在想来好笑，当时却是股很好的动力。

我老家海南岛是侨乡。我那村子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国外，我大哥在新加坡。我本来是想长大后去新加坡谋生，可现在作文好，都认为我是读书的料子，说不准将来是个人才，干大事，便决定继续升学；还决心冲出岛子，到内地大码头去闯荡，见见世面，磨炼自己。于是，一九五四年初中毕业后，我只身从天涯海角到武汉来学习。

那是二月的一个早晨，徐家棚车站白茫茫一片。我一下火车，冷得直哆嗦。“这是雪吗？”我指着地上盐似的东西问。人们惊异地望着我这衣衫单薄的热带少年。我随着人流走上渡轮，望着滔滔的长江水，心潮澎湃。我们海南岛人，世界各地都有，唯独到祖国内地来的不多。我是我们乡里第一个到内地来的，第一个见到长江的。我那时别提有多幸福、多自豪了！

我考进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我的作文又得到老师的赞赏，也在班上念。只是这时我已不满足于老师念了，而有了进一步的追求——使之变成铅印。

经过苦苦的奋斗，我的三首诗终于变成“印”了，但不是“铅印”，而是“油印”。油印就油印吧，反正是印，我还是很兴奋。可谁料没隔多久，我被关了起来，一步也不许走动。

我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问题出在那“油印”上。那三首诗发表的时间不好——五七年；发表的地方也不妙——区《整风快报》。

不久我便和许许多多的人一起，被送去农村劳动了，头上戴着顶叫“右派”的帽子，那帽子看不见，是隐形的，却挺压人。

在以后很长很长的岁月里，我受了好多好多的折腾。唉，当初老师要是没念我的作文就好了，我也不会遭此罪。

我狠狠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写一个字！

然而二十一年后，我一得到平反，手又痒痒起来。可这时我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快老啦！

但，文学是迷人的，她不但迷年轻人，也迷老家伙。我摩拳擦掌，又上阵啦！

我写一篇反映香港生活的小说叫《淘金梦》，投给省里的一个文艺刊物，很快发表了。我正高兴，有个朋友从香港带回本叫《争鸣》的杂志，上面有篇文章，把

《淘金梦》说得一无是处。那位作者先生还一封信捅到发表《淘金梦》的编辑部，说我那篇东西是胡编，不符合事实，根本不了解香港情况。本来嘛，我又没到过香港，谁知道香港怎么样。编辑部还为此作了检讨哩！

你给编辑带来麻烦，编辑还会喜欢你吗？还会再发你的稿子吗？唉，我这人命不好，干什么都不顺。

其实编辑不是不喜欢我，而是不喜欢我的文章。我由于荒废多年，底气不足，写不出过硬的东西来。

那就重新学习吧。我还明智地确定新目标——儿童文学！

其实我早该写儿童的东西，我是教师，天天和儿童在一起。可我放着身边熟悉的东西不写，却去写香港，闹笑话。可见我连起码的文学规律也不懂，真不是写文章的料。

自从写儿童文学，我的笔就像活了，唰唰唰，写得挺顺，全国不少报刊发表我的文章。我发现，孩子们的一喜、一笑、一怒、一骂，都是文章，每个少年儿童都是一朵花、一首诗、一支歌，写这样的对象，你的笔能没灵气？甚至连你自己都会变得年轻。这不，十年不见的朋友见了我，都说我还是老样儿，问我有何养身妙法。说也白搭，我只笑笑。

我的作品说出少年儿童的心里话。我是教师，对少年儿童在学校的“疾苦”深为了解，写校园作品我是动真感情的。这也是作品有点感染力的根本原因。

我起步晚，写的东西不多，也写得不好。写不多我倒无所谓，写不好我却沮丧，譬如你的作文老师一篇也没念，有啥意思呀！

我现在的“老师”便是小读者、小上帝，作品由他们检验，他们说好就好，说不行就不行。从一些小读者反应看，我的东西只是“有点味”，小意思，上不得台盘，登不了大雅之堂。

是呀，人家早已搞新手法、新流派，已“探索”到二〇〇〇年了；可我还是那老掉牙的一套——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一根主线，有头有尾——处在“油印”时代。

我焦急万分，也想“朦胧”一下，跟上步伐。可是不行，一离开传统，我就寸步难行，一天写不了二百字。罢了罢了，还是搞我的现实主义吧！

我的每篇东西都写得热热闹闹，叫人一看就懂，毫无“艺术性”。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很苦闷。

但倒过来一想，也许笨人有笨福：离开“传统”是好事么？

一九九〇年二月于汉口堤角

校 园 插 曲

听说这是学习哪个外国——让个学生到军营当一天军官、到州政府当一天州长——我们学校决定我下星期一当一天校长。

为什么决定我？听说是因为我调皮。为什么要调皮的？那就知道了。

消息一传开，同学们无不惊讶：什么，要学生当校长？而且是要他？哈哈！哈哈！

“哈哈”什么？有什么可“哈哈”的？这叫“一分为二”、“大胆用人”。懂什么？

饶校长找我谈话。我问：“有没有权？”

“有职有权。”他说。

“那天您要退居二线。”

“我下台。”

“行！”

饶校长希望我发挥聪明才智，办好一天学。

可我的好朋友刘鼻涕、白煤球和黑牙膏，连夜找

上门来，要我那天别忘了把教体育的高老师整一整、把食堂的“胖猪”整一整、把水房的“母虎”整一整……

“什么‘胖猪’、‘母虎’！以后说话要讲点文明礼貌！”我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

他们陌生地望我一下，又互相望一下。

望什么？身分不同了，我还能再跟你们同流合污不成？作为领导，要掌握好党的政策，注意团结，不能随便叫一个革命同志的诨名。

“刘美俊同学！”我对刘鼻涕说，“我现在任命你那天当我的联络员！”

刘鼻涕用手背擦鼻涕，忸忸怩怩，其实受宠若惊。

“白杰同学！”我对白煤球说，“我现在任命你那天当教导主任！”

白煤球是留级佬，十足的庸才，没想到要当这么大的官，喜出望外，头点得如鸡啄米。

“蒋小黑同学！”我对黑牙膏说，“我现在任命你那天当总务主任！”

黑牙膏眉笑眼开，暗暗高兴，似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家伙能力有，只是思想不怎么样。我要对他加强教育。

说实在的，白煤球和黑牙膏都不是当领导的料子；但是我的好朋友，我当官能不提拔他们吗？“任人唯亲”就“任人唯亲”吧，不正之风总是有点的，难免的。

我们当即开了个校务会，研究那天各方面的工作。

.....

二

这天早上，全校师生在操场集合，举行了个简短的交接班仪式。先由饶校长讲话，他讲四化建设、二〇〇〇年和这次学习当校长活动的重大意义。接着他率领教导处的张主任和总务处的李主任，成一字站在水泥台的一边；我率领白煤球和黑牙膏，成一字站在台的另一边。双方面对面，中间隔三米，像篮球友谊赛即将开始。饶校长叫声“交接班开始”，在一片掌声和笑声中，我们走到一起，互相握手，就算交接班了。

饶校长要我讲话。我讲两句，震动全场。哪两句？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为什么这两句震动全场？我说出自己的大名，大家便知道：敝人叫“牛皮王”。当然这是别人给我取的绰号。一个吹牛大王发表这样的就职演讲，能不震动全场吗？

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觉得我的讲话简练极了！有力极了！精彩极了！其实，这是初二语文书上闻一多说的话。我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而且借用得多么巧妙啊！

同学们散开，接着做早操。乐曲声起，我一人仍留

在台上，扬头环视，指指点点，要大家做整齐些。

操一做完便解散了。白煤球这才记起还没宣布新的作息时间。这昏东西，一开始便丢三落四，真不是办事的料。同学们照例一窝蜂向厕所拥去。厕所顿时挤满了人，慌乱不堪。因为紧接着就要上第一节课，慢一点要迟到的，而迟到弄不好是要挨站的。因此常常有同学只撒半泡尿、屙半截屎，甚至屁股也不揩便提着裤子往外跑。

今天，我首先要解决这“解手难”的问题。要刘鼻涕快到厕所去宣布新的作息时间。

“同学们！”刘鼻涕跑进男厕所叫道，“今天时间改了，广播操后休息一刻钟。要解小手的解小手，要解大手的解大手，慢慢解，解干净，来得及，不要慌！”

他又跑去女厕所，站远远的同样叫一遍。

男女厕所一片欢呼声，都说“牛皮大王英明”。

白煤球利用这段时间，在教导处开班主任会，布置今天一天的工作并交代些有关事情。黑牙膏也在总务处召开会议，强调后勤工作要为教学服务。

我坐在校长室里，时而翻翻文件，时而接接电话，也够忙乎的。我想起应该到处转转、巡视巡视，便带着刘鼻涕走出来。饶校长说下台就下台，他虽一刻不离我身边，却只微笑，不说话。

我走到教导处门口，只听见白煤球在结结巴巴地向班主任们讲话。他太缺乏口才，思想也欠条理，不知能

否把我的“指示精神”贯彻下去？我站在门外，他竟晕头晕脑地叫我“皮王”。我瞪他一眼，他才醒来，改口叫“校长”，惹得班主任们哈哈大笑。

“会开完了。校长有什么指示没有？”

他还晓得“指示”二字，说明没昏透。

“时间不多了。”我抬左腕看看自己那不闪了的电子表，“老师们还要准备上课。”

我向总务处走去。黑牙膏正对着全体后勤人员拿腔拿调作大报告。这家伙，总共只一天时间，他还吟官味，过官瘾，浪费宝贵光阴，还目无上级，见了我理也不理。我干咳一声，又抬腕看看那一团漆黑的电子表。黑牙膏明白了，立即打住，散会。

三

我们的校园，奏着一支不和谐的交响曲：书声琅琅，鸡啼喔喔，鸭叫呷呷。并且遍地黄金，一堆堆的鸡屎鸭粪。

上第一节课后，我把几个喂鸡鸭的老师请到校长室来，宣布校园里不许喂鸡鸭，限令他们今天上午以前将鸡鸭全部处理掉。可他们不把我放在眼里，边嘻嘻哈哈谈别的事，边要我“莫管闲事”。教体育的高老师摸我的脑袋，故作惊讶地说：“哟！我们的皮王真的当起校长来了！”

我对他们本来就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小看我也完全

是意料之中的，他们连饶校长、区防疫站和市卫生检查团都不怕，还能怕我吗？

然而，正中下怀，使我有理有节。就在高老师讥讽地摸我脑袋的当儿，刘鼻涕气吁吁拿着根沾着鸡毛鸭血的竹竿跑进来，向我报告：“校长！我们完成了任务！”

“你们有功！”我说。

几个老师呆住了，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也知道中了我的调虎离山计。原来，我前天已组织了一支以刘鼻涕为首的十人打鸡队，只等今天早上采取行动。

“请大家去认领自己的鸡鸭吧！”我摊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四

鸡鸭事件震动全校，到处是一片拍手叫好声。我一下成了英雄人物，走到哪都有人向我翘大拇指，说：“牛皮王伟大！”我差点飘起来。

那几个养鸡鸭的老师，火往心里冒，泪往肚里流，毫无办法。就是平时最凶狠的高老师，这会也乖乖回家烧水烫鸡毛鸭毛去了。真理与正义的力量是无穷的。

有人问我：“你难道一点也不害怕？”

我说：“废话！我要害怕还会干么？”

其实，我还是有点怕：养鸡鸭的老师中，陈老师教我物理，这是门很重要的主课，以后就别想及格了；我

是校篮球队队员，篮球是我的命，不打球我没法活，可这回高老师肯定会把我刷掉……这都还没什么，最可怕的是我的班主任鲍福老师，他的五只刚刚下蛋的良种“白来亨”，也在这次扫荡中不幸牺牲了。鲍老师本来是个爱整人的人，我也本来表现不够好，以后我的第二生命——“操行评语”——就别提了，将会影响我一辈子。

但是，作为一个领导，前怕狼后怕虎是不行的。我不喜欢唱歌，一唱便跑调，可我爱哼那一句，就是《洪湖赤卫队》里韩英唱的：“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我还喜欢这句话：“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我被自己的“豪情”陶醉了，像喝了一杯茅台。我坐不住啦，下第二节课后，又要下去走走。当领导不能老坐办公室，要深入基层。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饶校长问。

尽管鸡鸭事件使他感到“自愧不如”，可还是对我不放心。这是可笑的。可我这人又挺怪，从小喜欢自己行动：我一岁自己站起来走，两岁自己操汤匙吃饭，三岁自己揩屁股……我最讨厌大人抱、大人亲。

“您休息吧！我自己去。”我说。

我左臂戴“校务值日”红袖章，倒背双手，来到操场里。几个初三痞里痞气的油子货，上前来跟我开玩笑说：“伙计！搞发了！”还想像往时那样跟我勾脖拉膀。我严肃地将他们推开，真想一巴掌甩过去。